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三十七讲

无为

第三十七章 · 道经的最后一章

《道德经》上篇到这里结束。

老子用一句话收口：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

还有一句更难的：万物将自化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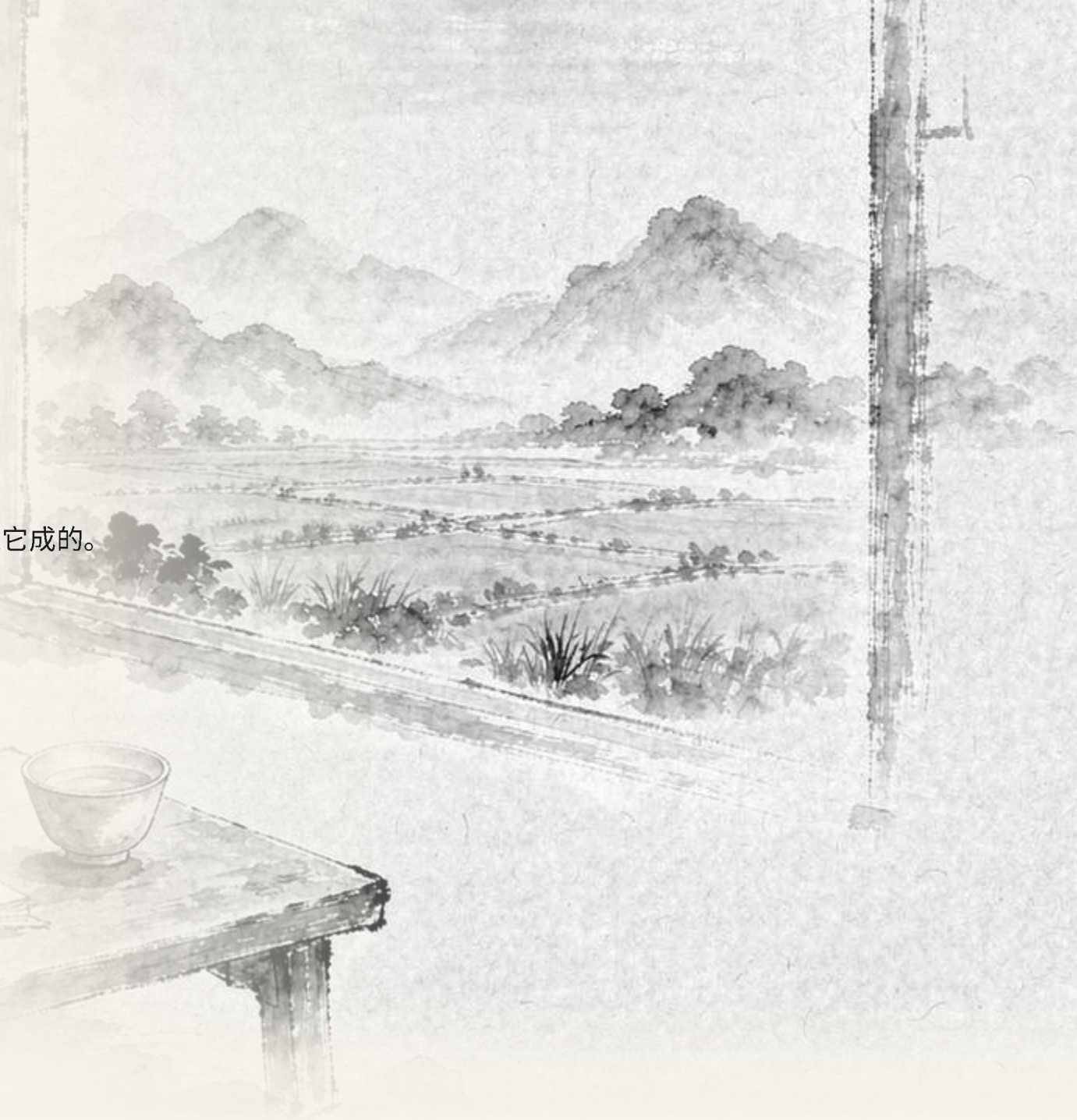
无

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——它从不使劲，可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成的。

这两半要一起读，只读一半就成了两句话。

这一节先把「无为」这个词讲清。

它被误解得最久。



上篇最后一句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

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

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欲。

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

四层结构

总纲　道永远不使劲，却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成的。

守之　侯王守得住这一点，万物就自己化育。

镇之　化育之中若起了贪欲，就用「无名之朴」把它按下去。

自正　按下去就不贪；不贪就静；静了，天下自己就正了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。上篇（道经）止于此章，下篇（德经）自第三十八章起。

今译

道永远是顺任自然而无所作为的，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它所作为的。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为政治民，万事万物就会自我化育、自生自灭而得以充分发展。

自生自长而产生贪欲时，我就要用「道」来镇住它。用「道」的真朴来镇服它，就不会产生贪欲之心了。万事万物没有贪欲之心了，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、安宁。

一条链，五次传递

守　**守**是不动它——不是不管，是不改它的性子。

化　**化**是自己长出来。它需要一个不被干扰的空当。

静　**静**是链子的末端。天下自正，从来不是被弄正的。

> 「无为而无不为」这一句，古今有两种读法。
>
> 一字之差，一个成了权谋，一个还是老子的原意。

「无为而无不为」的两个读法

一个讲手段，一个讲道理

读法一·无不为

断作「无为，而无不为」：因为不妄为，所以什么都能办成。

这一读把「无不为」当成结果：不折腾，反而事事都成。

它容易被读成功效学：先装不管，最后全都归我管。

这一读通，但落点偏「术」。

读法二·无为即无不为

两句是一件事的两面：顺其自然，就没有一件被漏掉。

王弼注这一句只说四个字：**顺自然也。**——顺，就是全。

这一读里，「无不为」不是老子许诺的奖赏，是描述：万物各成其是，那本来就是「无不为」。

落点偏「理」：不是他做得多，是没有什么需要他做。

分辨两读的办法：如果「无不为」意味着什么都要管到，那它就是有为的极致；那老子全书前后就都矛盾了。

> 老子讲的「无不为」，是**没有一件事被落下**，不是**每一件事都攥在手里**。

卧而治之

汲黯学黄老之言，做官好清静。他治理东海郡，只做一件事：挑好丞史，然后放手。

《史记》写他的办法：**其治，责大指而已，不苛小。**——只抓大方向，不在小节上苛求。

他身体不好，常常关在屋里不出来。**岁余，东海大治。**

后来汉武帝要他去淮阳当太守，他不愿意。武帝说：你是不是嫌淮阳小？我以后会召你回来。只是淮阳官民不和，我借你的威望——**卧而治之。**

他就这么躺着治了淮阳七年，最后死在任上。

> 「无为而治」不是个传说，史书里有人真这么干过，而且干成了。

贯朽而不可校

无为的成绩单，写在账本上

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

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

《史记・平准书》　记汉兴七十余年间

穿钱的绳子烂断了，钱散得数不清；太仓的粮食一层压一层，堆到外面，烂得不能吃。

这是「文景之治」的账面。政府的动作只有两个字：少动。

「万物将自化」不是玄学。田有人种，粮有人收，只要不来回折腾，它们自己会长出来。

「无为」四家注

这个词到底排除了什么

注家	原文 / 大意	排除的是什么
王弼	顺自然也。	排除「逆」：不是不动，是不反着来。
河上公	道以无为为常，不为而万物自化。	排除「代劳」：不替万物去做它自己的事。
苏辙	无为者，非寂然不动之谓也，顺物之性而不以私意参之耳。	排除「装死」。这一句最清楚地划了界：无为不是不动。
通行注	不妄为，顺其自然。	排除「妄」：那个多余的、按自己意思加的一笔。

四家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：**把「我」那一笔抽掉。** 事照做，只是不按我的意思改它。

> 所以「无为」的对面不是「有为」，是「妄为」——做了不该由你做的那些。

「无为」不是不作为

三组容易混的词

无为 / 不为

一个是顺，一个是停

无为是继续做事、只是不逆着来；不为是撂手。老子从来没让人撂手。

无为 / 无事

一个是方法，一个是状态

「无事」指不生事。无事是结果，无为是因——之所以无事，是因为不去生。

无为 / 无心

一个管行为，一个管念头

无心是佛家的说法：连念头都不起。老子讲的是动作，不是念头。

> 这组分辨很枯燥，但必要：**把无为说成不作为，等于替懒惰找了一部经典。**

贰

化

万物将自化——它们会自己长，不需要你替它长。

这一句是全部治理思想里最省力、也最需要耐心的一句。

这一节讲「化」，以及「化而欲作」：

长着长着，贪心起来了。



田里的人回来了

汉初接的是一个烂到底的摊子：秦末大战、楚汉相争，「民失作业，而大饥馑」，人相食，死者过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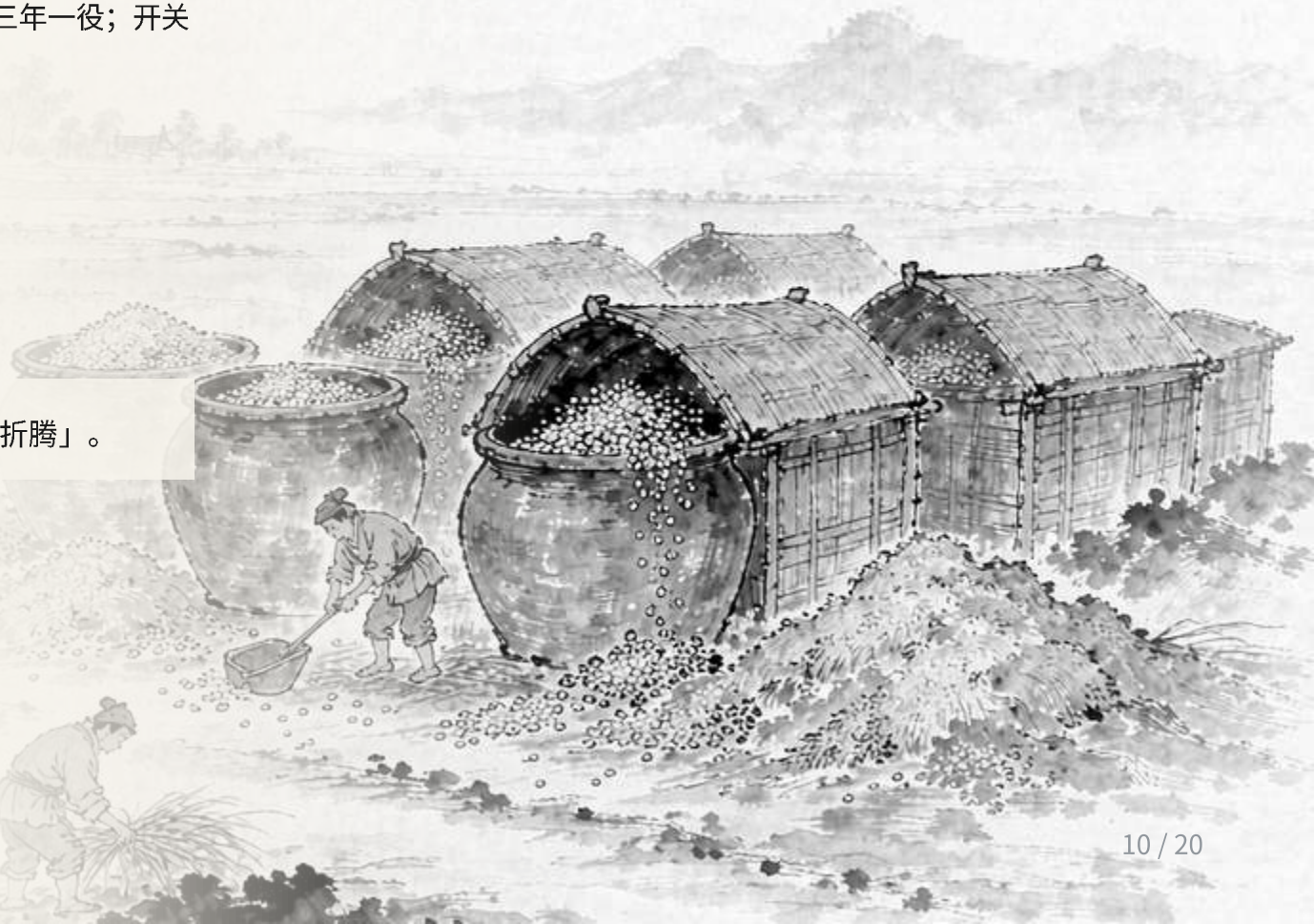
文帝、景帝两朝做的事很少：田租减到三十税一，有一阵子干脆全免；徭役减到三年一役；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。

《史记》记文帝自己：二十三年，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。

结果是人口自己回来了，荒地自己开了，粮价从「石五千」跌到「石数十钱」。

没有一场动员大会，没有一道督农令。**民莫之令而自均。**

> 「自化」的条件只有一个：别挡着它。汉初七十年最了不起的政策，是「不折腾」。



「化而欲作」：长出来的贪心

这一句是全章的转折

阶段	发生了什么	为什么会有这一步
自化	万物自己长起来，日子好起来。	这是好消息，也是麻烦的开头。
欲作	「作」是起来、萌动。富了以后，想要的多了。	不是变坏，是长满了就要往外拱——像树根顶破院墙。
镇之	用「无名之朴」把它按回去。	不用刑罚，不用大道理，用「朴」——把多余的那些去掉。
不欲	按下去之后，欲望不再冒头。	注意老子没说要「灭欲」，只说「不欲」——不再起了。

老子在这里显出他极少见的现实主义：他知道「自化」之后一定跟着「欲作」。他不指望人一直淳朴。

> 所以这一章不是乐观主义。它的完整结构是：**放手 → 长起来 → 长出贪心 → 按回去。**

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

汉高祖刚称帝时，把秦朝那套繁琐礼仪全废了，一切从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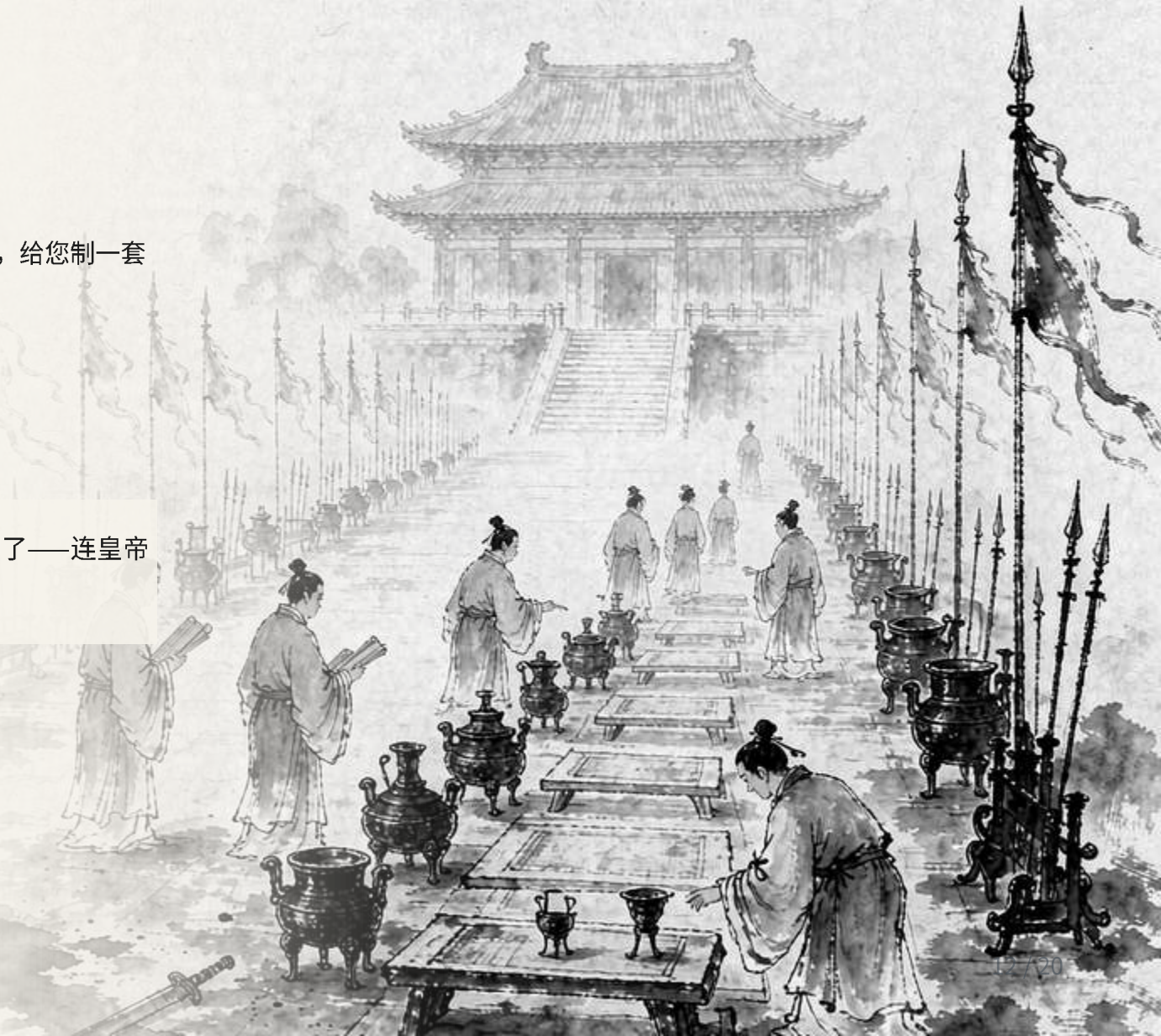
结果群臣饮酒争功，喝醉了就乱喊，拔剑砍柱子。**高帝患之。**

叔孙通看出来了，说：儒生不能用来打天下，可以用来守天下。我去鲁地招儒生，给您制一套朝仪。

长乐宫建成，诸侯群臣按新仪朝贺。整个过程，**无敢讙哗失礼者**。

高祖说了一句被记了两千年的话：**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**

> 「化而欲作」的一个样本：天下刚定时最简，日子一好，排场就自己长出来了——连皇帝也是。



儒家的「化」与老子的「自化」

同一个字，两种动力

儒家・教化

《论语》：「**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**」

儒家的化是风吹草倒：上面的人正，下面的人跟着正。

所以儒家的重点在「上」：君主自己要修，修好了民众自然跟着变。

这条路是有方向的：由上而下，由先觉后觉。

老子・自化

老子的化没有风：**万物将自化**——它们自己长，不是被吹倒的。

所以老子的重点在「不妨」：上位者不必多正，只要不多事。

差别在动力源：儒家的动力在上头，老子的动力在每一棵草自己身上。

两家其实都反对强迫，只是一个用感召，一个用留白。

老子的说法有个风险：万一万物不想自化呢？他没回答。这一处空白，后来被法家填上了。

> 「草上之风」要靠风，「万物自化」要靠土。风一停草就直回去，土在，草年年自己长。

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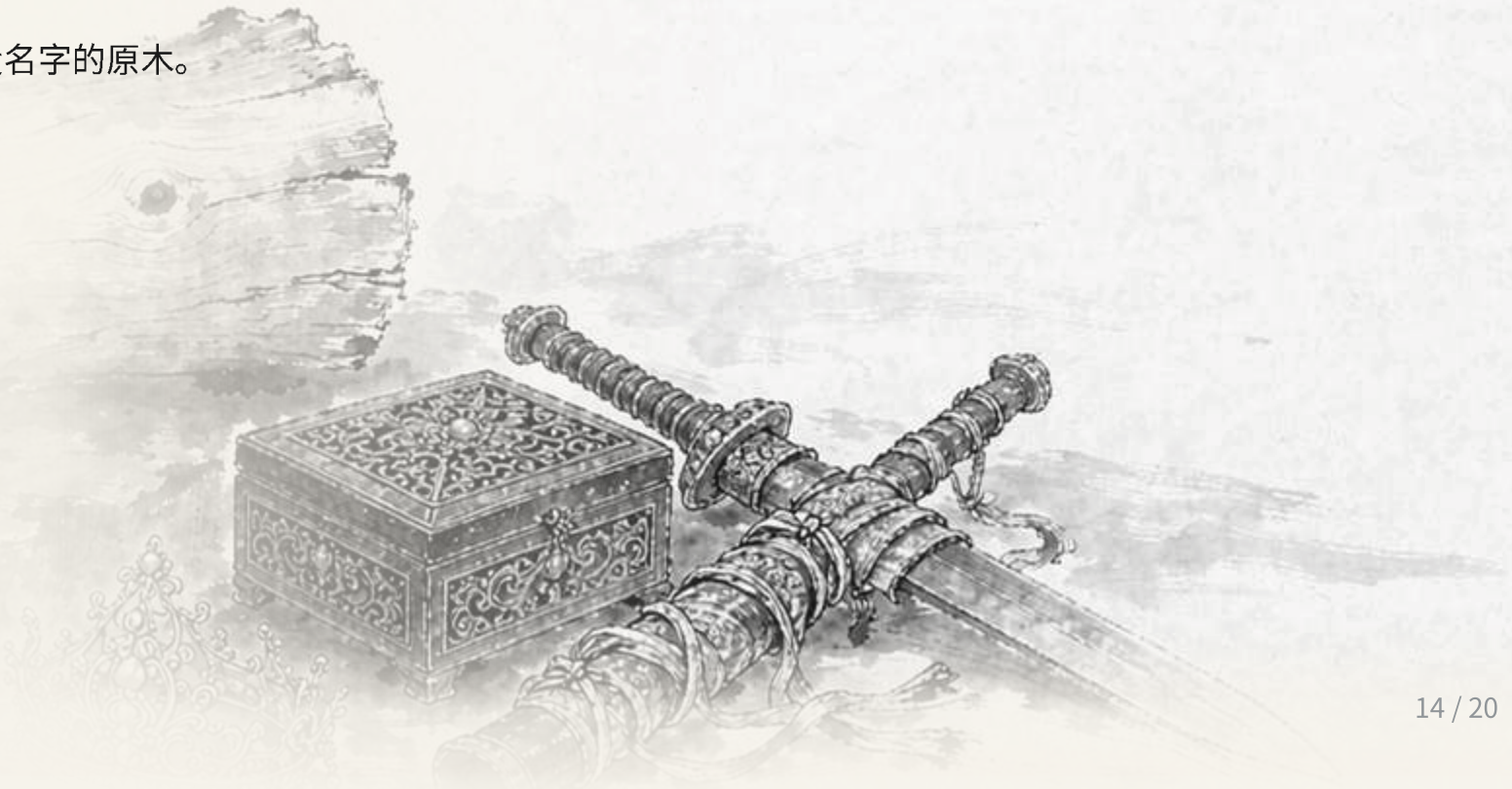
朴

镇之以无名之朴——按下去用的不是刑，是那块没名字的原木。

不是拿规矩压人，是把多余的东西撤掉。

这一节讲最后一环：

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



「镇之以无名之朴」四家注

用什么镇，怎么镇

注家	原文 / 大意	镇的方式
王弼	朴，真也。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则不起欲。	用「真」镇：不添饰，不虚夸，人一见真，欲望自己就弱了。
河上公	无名之朴，道也。以道镇之，民自安静。	用「道」镇：不是压服，是把方向摆正。
苏辙	欲作而与之争，则愈乱；镇之以朴，则欲自息。	关键在「不与之争」：你越禁止，它越旺。
通行注	用道的真朴来镇定它。	最平的一读。注意动词是「镇」，不是「禁」——镇是压住，禁是拦住。

四家都不主张用刑罚。这一章的治理工具箱里只有一件东西：把那块原木重新摆出来。

> 「朴」之所以能镇，是因为它什么都不许诺——欲望要有东西可攀，朴没有可以攀的地方。

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

卫文公接手的卫国，是被狄人灭掉之后的残局。遗民只剩五千人，寄居在曹邑。

《左传》记他即位后的样子：**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**——穿粗布衣，戴粗帛帽。

然后把力气都花在实处：**务材、训农、通商、惠工、敬教、劝学、授方、任能**。八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排场。

结果记在一串数字里：**元年革车三十乘，季年乃三百乘。**

——第一年只有三十辆兵车，到最后一年有三百辆。十倍。

> 「镇之以无名之朴」最见效的一次：国君先把自己的穿戴减下来，国家的底子自己就厚了。



孔子也讲无为

这一句话，两家都认

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

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

孔子也用了「无为而治」四个字。他举的例子是舜：舜做了什么？只是恭恭敬敬地朝南坐着。

注意「恭己」两个字：儒家的无为不是不管，是把自己端正到不必再多说的地步。

老子的无为重在「不挡」，孔子的无为重在「自正」。一个减法，一个正身。

两家在这里几乎握了手——都认为最好的治理，看上去像什么都没做。

「不欲以静」的三层

全章的最后一段链条

不欲

不是没有欲望，是不再起来

「欲作」的「作」是起来。不欲就是不起——不是压着，是没了那个势。

以静

心不往外动，事就不乱

静不是安静，是不晃动。人一静，看事就清楚，出手就少。

自正

天下自己就正了

注意主语：天下自正，不是我把天下正了。这一句是老子给治理者留的最后一点体面。

> 三层连起来是一句话：**你不动，事就自己归位。**这不是玄谈，汉初七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
三家落点

对「治理」这件事

家	靠什么治	治理者的动作	最后落在哪
老子	自化——万物自己长	守、不扰、去甚去奢	把空间留出来，人自己会过日子。
儒家	教化——风行草偃	修身、正名、制礼作乐	把上面的人修好，下面自然跟上。
法家	法制——信赏必罚	立法、明分、责实	不指望人自化，用规矩逼出来。

三家都不否认「人会乱」，差别在对策：老子给空间，儒家给榜样，法家给规矩。历史上最好用的往往是三者混着来。

> 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」——这七个字是上篇的收口。它把「治」这件事，从动手改成了让开。



道常无为
而无不为

上篇到这里结束，三十七章，讲的是「道」。

下篇从第三十八章起，讲的是「德」。

下讲

第三十八章 · 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

下一章转入德经，第一句就把「德」拆成了两层。